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十七)

文懷沙 主編
商周文明卷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明

商周文明卷

文懷沙主編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十七

商周文明卷

十七



十三經彙函十一

左氏傳三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晋〕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三一四五四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
〔元〕趙汸撰 四五五十五〇四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
〔清〕丁晏撰 五〇五十六一九

左傳杜注辨證六卷
〔清〕張聰咸撰 六二一十七二四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六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呂祖謙撰 張元濟撰校勘記 七二五十八三〇

春秋世族譜一卷
〔清〕陳厚耀撰 八三一十八七三

春秋世族譜補正一卷
〔清〕成蓉鏡撰 八七五十八八五

十二經彙函十一



〔晋〕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重刊宋本左傳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高校

中華
民國
念一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

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間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臘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

十三經注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左傳

十三經注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春秋左傳

二

祐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福觀韋齊春秋載王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名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取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綱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既久謬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 部	侍 郎	叅 知 政 事	馮
兵 部	侍 郎	叅 知 政 事	王
兵 部	侍 郎	平 章 事	寇
吏 部	侍 郎	平 章 事	畢

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

一

十三經注疏

春秋正義序

一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顥達奉勅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縲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滅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赜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案殺戰在葬晉文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
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殯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
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
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
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
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
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
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
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
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
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
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
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十三經注疏

春秋正義序

二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
萬一焉



春秋左傳正義

齊官宋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中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雜任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邦國之政書名曰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之政事者。杜懿注兩史共一此諸侯官屬猶難偽知要傳記。掌邦國取小史職四方之事取內史職之文杜懿注兩史共一此諸侯官屬猶難偽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存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垂故曰四方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之後則小史掌之。方正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外諸侯之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朔及策命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外諸侯之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朔及策命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

史記與周禮同名然賈賈楚韓宣子適魯大過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昭名

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賈曾楚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昭名

掌邦國取小史掌圖文等事內史掌圖文等事周禮有司掌圖文等事者周禮有司掌圖文等事者謂職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垂故言四方。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書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之白王也。王後則小史掌掌之。史知四方亦各有圖史周禮有司掌圖文等事者周禮有司掌圖文等事者

他固也有利害，但內官多一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之期亦不能否。德宗時，所記者定爲何事？史載：「大順元年，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之期亦不能否。」德宗時，所記者定爲何事？史載：「大順元年，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之期亦不能否。」德宗時，所記者定爲何事？史載：「大順元年，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之期亦不能否。」德宗時，所記者定爲何事？史載：「大順元年，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之期亦不能否。」

春秋左傳 十三經注疏

本末一章，續前文，謂之本。末，謂之末。又注中，亦云氣節。由此節之簡則直，舉其體而同物，而異名者，執一札謂之簡，述六書之名，爲繁故也。文策四十，書作之孝經，一尺二十書之故知六

故言者猶以口舌詣言也。昔漢世天子策命用此，盡經異也。簡若告符，一尺四寸，皆言「皇帝問策于天子」者，謂漢世天子策命用此，盡經異也。簡所容乃一行，可盡書之。而漢世天子策命用此，乃行二字耳。猶方版所容，皆言「皇帝策命于天子」者，謂漢世天子策命用此，乃行二字耳。乃方版所容，不名者，以所容者，猶禮記曰：「若有所謂，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

著書於方家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瓶也是其字少則簡字多則繁者此言大小事者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筆者謂君告廟而鄉告祭皆告經所書者是也小事者不爲事也以故論如斯傳所謂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續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誠君大言不韙南史

舊有崔氏範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不才於胡是範簡而不之非實譽也百非即大專外書者
欲善者崔氏範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不才於胡是範簡而不之非實譽也百非即大專外書者
簡後乃定於策也其有小車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謫廢不告亡不子也
簡則後定於策也其有小車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謫廢不告亡不子也

策明是大聖人告載之兼著也。據不遺上明得事是小事。傳誦詳於辭賦而以之筆作為子集者所傳。蓋成文如畫作傳皆博矣。不遺上明得事是小事。傳誦詳於辭賦而以之筆作為子集者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則記在簡陋而已不得記於與策此蓋周易之教舊也。又莊二十六年經復傳聞行言非將君則記在簡陋而已不得記於與策此蓋周易之教舊也。又莊二十六年經復

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簡禮傳名自古有之事者可謂之傳子曰非吾與誰與而聞此言者不以爲子也

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也云兵乘人也亦曰兵乘人也

之勢，方於言語之末，以示其氣。故史記之名也，故以此以為道，且明諸國之名，各有其美惡，故稱紀。蓋仲尼得因而名之也。案外傳申叔侯乃是楚人，其言皆好，無則謗，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是舊改法，是易改法。

明治文庫

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述堯舜之祖述而揚其名，則前人爲始而述者之名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理爲之說理，不可謂進。爲成爲義理，以盡其義理於傳之別居，又非所據也。論語中庸，不守正義，傳傳有不通過則廢，而不統謂進。謂盡其法度，多有此事。但諸法度不可相指證，若觸處虛實質證之法，皆假設而作。不諭者，謂若文二年作傳，公主傳於僖十三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問，賈黃寅版之類是。亦謂皮膚汗液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志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孔丘，追足自錯亂。預今所以爲

異專脩正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貢古亂反

凡則傳有推導變例以正彌贊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社自言以此立說蓋是正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懿出奔齊傳云北燕伯懿出奔齊晉罪也則知昭三年北燕伯懿出奔齊晉亦是罪之也釋經曰宋書云范叔而亡出奔其晉也宣土五年崔氏出奔衛傳云侯曰崔氏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

罪則書名者是罪也慶二十一年晉營盤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喪
近也莊十九年公子結陳陳人之婦于鄭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晉女陳侯之婦僖九年伯
叔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因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多傳矣杜不取首是去異端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

俗後賢 近 遠古之三皇五帝歷代相變自然嘗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二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後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推之是僥諱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創夷反序林劉歆字 **賈景伯** 父子許惠卿
陽之學事

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頤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後扶又故特舉劉
反下同

十三經注疏

13

九

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音古字古音者訓讀訓而已及歐衍左氏引傳文以解經傳相發明由是訓音之說理備矣是其創例一善也事後追詁二字最佔人也此亦學杜以取象於敢作明秋魯例造傳父學杜左氏傳讀詁許惠卿名淑翬都人也賴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蕡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往還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達以見異同自餘服度之徒殊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志也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異同從而釋之。名曰「私」，私以令于人，後人者事舊君，則其事不傳也。故而離也。在他也。疏別之而名之。春秋記書者，前人後事者，舊君，則其事不傳也。故而離也。在他也。疏非相比，則善惡不章，更復不明。故杜別集疏，附而從之。將令之序，所聚察其同異，考其得失，則其義理自明矣。

宜最處未故大終篇之前終爲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遼于垂世故謂起於無晉卒在遇塋之後故地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名在世族之前也

王魯。反。危行言孫。選行下孟孫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或曰。至所注安。正義曰。而更問春秋。一若讀作注理。是義更問春秋。

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為嘉王共事虛實其三問公羊

說孔子雖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同左氏後之後乃有餘問杜於意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有兩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驗今驗之所注公羊亦無作春事案孔丘傳本云公羊傳本云左氏傳及穀有四年春西狩獵賦何以書記異也今聽非常之譏矣非常之職奈何有王者則有王者則不至然則執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繁榮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也自衛反魯則備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欲得猶子既作此書勸頌爲素王作身爲素王作身爲素王是王之瑞便攜有素王之謚孔子之謚言孔子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勸頌爲素王作身爲素王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緊以萬事是張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史記說是非之論立素王之法杜雲孔子既西狩之說非也蓋續自號素王皆爲後世受命之君制禮作樂杜雲公羊序云孔子自因舊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禮是先儒皆爲孔子立素王也明王家法語稱齊大史子儉數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禮爲孔子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復以爲素王明以身爲素王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著素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祀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繼稱祀伯以爲孔子庶之官十六年成周宣榭公羊傳外史不書此何以書新廟也周易爲王者之說比夫宋改元立廟春秋說王於當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尼同於庶祖國何休隱元年注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廟春秋說王於當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廟祀下新廟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庶多微辭主人習其禮而簡其則不知其有罪之於己有罪者何休云此假說也周易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其經而論之其傳解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譁降恩以下以謂辟害容身僥幸而論之也是其私言避害徵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肯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丘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麤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所安也

國之宜須說始體之由且曰敢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旣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

故成爲其爲生也于孔子之身也。斯文既没，而死者不爲，又况于不知者乎？故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而恨而用時無嘉日
昭明是既得瑞卽制作杜欲明得驗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
之類龍虎而生出如火候所說龍馬銜甲亦云龍首背禹九尺上者曰龍首下者曰
鷩鳳五

瑞至靈王者之嘉瑞也。爲瑞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對之應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疏麟風

是故所以爲德也。先有制作之意，然後爲外物所感，然後知當非時，欲使功成而生，是以作春耕也。

而謂之爲鷦鷯者，蓋以鷦鷯之長歌也。惟是物所須，不外此四物，則

物之內各舉一長虎嘯皆是走獸故略之云靈在俗猶言造物者莫不爲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

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

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桓桓、仲子、隱公，皆以不顧其父兄而失其子孫也。○丁
消也。○解父陪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
以成其父之志。

是故因其廟數附其

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事，又于時反三法，則不獨謂之意者，亦如周曰古之制也。問以釋之，不言而聞在直言也。若以告前未了滅，或曰：「是前人也。既解難耶？」問以釋之，以不復言或欲示二曰：「皆以一人故也。然者不然也。」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間以釋之，以不復言或欲示二曰：「皆以一人故也。然者不然也。」

如是則西周之美俗也。但方今之世，不復有大才大德者，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懸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垂法，所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公之舊典，以會合而成一王之大義。雖前朝已往，不可復云隱公而言魯也。

隱公使言魯使其不始於之也。故曰：「隱公之不始於魯，非其私也。」

公攝政掌洛邑於中，南謂之惠廟成王隱廟，北謂之平王廟，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不顯魯瘠，屑詣王也。」平王四十九年，召諸侯云：「用供王，能斬天子命，言用善德，治宜得長命。」也襄二年傳曰：「以「僕」者，所以自稱也。」後及後伐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斬天子命，言用善德，治宜得長命。」也襄二年傳曰：「以「僕」者，所以自稱也。」

陽光啓寡君論謂曰文武之盡道乎使地是鶴杜而閭舍有天子無邦國而義公如京師拜賜會成王業者其所謂魯史爲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曾孫所書之王即平王之所

王義故得奉三王之法將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用之麻即周正也。正音政諱者多音征後皆放此。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然周而王。所書至義也。既言作春，則當在夏。蓋周人以夏為正月，故云周正也。

魯平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既秋之急然後答應周王是魯國公也當用周正則會之吉緒者春王正月土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即邾儀父公即邵隱公也當用周正時魯平子告於周王嘗謂魯平子曰吾聞君子之過也必知之小人之過也必誣之故也

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豈不弱乎？而魯君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滅周也。始宜稱王。周以公宜稱公。此言所以非周也。而魯也。孔子欲往之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吾者，而其事在周也。周之亡，其失也。彼召吾者，而其事在周也。周之亡，其失也。

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何用言其如前未若以言論者其言方庶幾於實情而於東方也原其之意知非彰然故云此與其義之業也若論者其言多失其解於吾請以東周占之則別有一文以章主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

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垂遠矣。蓋其義微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疏

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肯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傳時而意達大章句頃人多鑒見曉悟易顯人之情狀而文辭若使發語平直則情意疏近立言高廣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盡豈復庶幾

來意不異耳。聖人至聞也。此一段答荀子論辟害之意，告成滿繫於夏臺文王，因於羑里周易，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續於陳蔡，古聖人幽困厄則誓，當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所聞也。疏。

子路欲使門
子復隱讓以辟患者謂聖人防必居身自知無是方而知之有也
方復隱讓以辟患者謂聖人防必居身自知無是方而知之有也

神葬君墓之顯榮夫子夫子悲而責之我實無臣何苟而爲有臣吾之於人也加謹當安其事而後歸之

